

關

里

文

獻

考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四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二

坦字君平先聖二十六代孫居會稽曾祖竺見從父愉傳祖冲晉丹陽太守尙書令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尙書郎時臺郎初到晉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賊子弑君污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尙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

世猶假漸漬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旣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二憲制宜信去年祭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汜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闡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命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况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

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
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
咸和初遷尙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
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
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
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
故計不行峻遂破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
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
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
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
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
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旣至坦
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

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
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爲吳郡
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爲丹
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
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
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
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安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
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
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
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季
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
乖南北迴邈瞻河企宋每懷飢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
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

六之艱既過維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
跼蹐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
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
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
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
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
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
况身嬰之能無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
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轉河南之卒
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寶融之保河西鯨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
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
列國况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
六軍戒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齟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

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尙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欲卻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并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旣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己憂常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尙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卽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棖榷之佐常願下風

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
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
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諡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體
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
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
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
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
申尋往復不覺淚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
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先聖二十六代孫居會稽父倫見祖奕傳嚴少仕州郡歷
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
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閭外嚴言
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聖

懷所以曰是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志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閒日侍坐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惟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可守管鑰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蔣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者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敳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所禳之事猶翬背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尙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

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惟德是輔陛下
祇順恭敬畱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口先聖
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與帝嘉之
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尙書時東海王
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
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
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
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
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
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
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於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
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述曰東晉僻居江左地促勢衰此正君臣枕戈待旦之秋也乃將相

疎庸苟安自足王導庾亮既乏恢復之才殷浩又祇以虛聲取累遂
使坐失事機釀成禍亂以致朔方雲擾逆豎弄戈圖之不臧國用殄
滅讀二公傳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若輩也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四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五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三

琳之字彥琳先聖二十八代孫居會稽祖沉有傳父廐吳興太守累遷廷尉光祿大夫有文集十一卷琳之強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侍輕車尉桓元輔政爲太尉以爲西閣祭酒元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

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尙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元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化不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

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眾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且宜依舊制元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爲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眾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眾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

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眾僚之卑何嫌於卽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宋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實爲民害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饑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於今一倍綿絹旣貴蠶業者滋雖勸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止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襦褌必俟戰陣

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
襖之屬非唯一府眾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
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
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艱貴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
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
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惟君子能之
殺饌尙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
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爲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之單產
眾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
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遷尙書吏部郎義熙六年劉裕領平
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十一年又除劉裕平北
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裕
受晉禪是爲宋高祖永初二年召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

奏劾尙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惟明蒞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頽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假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尙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且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敕下人一不得鬪凶勢轉張有頃乃散又有羣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冀奪罪身尙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旣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

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陵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尙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太常著文集十卷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覲

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宋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領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

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覲遜業之譽無聞於鄉部脩遊之貶有
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儼潤憑附彌年今日之
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尙斯難况覲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覲
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覲雖不敏常
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尙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
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閒曹則鳬鶴從方所憂去矣又曰
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志加性情勤密者覲學不綜貫性又疏
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方斯非濫覲少淪常檢本
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燭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
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
曲成之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召爲通直郎太子中舍人
建平王友祕書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東諮議參軍領記室黃門侍
郎建平王宏中軍長史復爲黃門孝武帝孝建三年拜臨海太守初

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閒散用人漸輕至是帝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爲近侍事居規納置任之本實惟親要而頃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選時良永寘治轍於是吏部尙書顏竣奏曰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覲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彧懷尙清理並任爲散騎常侍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尙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旣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覬領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改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祕書監欲以爲吏部郎不果遷廷尉卿御史中丞坐鞭令吏爲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覬爲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閒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

治產業居常貧罄有無豐約未嘗關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
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
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帝每欲
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尙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
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尙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
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
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謂曰我
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旣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
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先是潁川庾徽
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覲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
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迹屏
氣莫敢欺犯八年覲自郢州行眞徵爲右衛將軍未拜徙司徒左長
史道存代覲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

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廢帝永光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復出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是年冬十一月宋人弑廢帝而立湘東王或是爲明帝召覲爲太子詹事遣故左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覲行會稽郡事先是廢帝使朱景雲持藥賜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死其長史鄧琬等不奉詔遂舉兵尋陽及得明帝卽位令書復爲子勛傳檄曰孤志遵前典廢幽陟明而湘東王或矯害明茂纂竊大寶貌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於是雍郢荆諸州皆起兵應之明年正月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諸州亦皆不奉明帝詔共應江州明帝以上流未附遣都水使者孔瓘入東慰勞瓘至說覲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

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覲然其言遂亦奉尋陽王子房發兵馳檄以應子勛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京邑與長子寶素謀未決其少子寶先勸之又見覲前鋒軍已渡浙江遂據郡附覲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明帝卽以代延熙爲義興業至長唐湖反與延熙合兵屯晉陵部陳甚盛及巴陵王休若督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東討庾業劉延熙孔瓘王曇生顧琛等諸軍相繼奔潰延熙赴水死業瑛等東走會稽明帝又遣劉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覲所遣陸孝伯孔豫兩軍復與戰又大敗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又起兵攻郡覲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所爲夜率千餘人聲云東討實趨石渚先已具船海浦值湖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於嶠山村覲旣走其從事中郎張綏封倉庫以降王晏入城殺

綏執尋陽王子房縱兵大掠府庫盡空若邪村民獻其參軍軍主孔
叡將斬之叡曰吾年已過立未霑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
就死亦何所恨含笑就戮瑛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瑛首以獻覲爲
嶠山村民縛送晏晏曰此事孔瑛之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
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
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平生所好時年五十一初覲之起兵也夢
行宣陽門道上顧盼皆邱陵覲寤告人曰邱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
克邪至是果如其言弟道存由江夏內史遷南海太守歷黃門吏部
郎爲晉安王子勛侍中行雍州事子勛兵敗見殺從弟徽譜失之
述曰彥琳秉憲見憚百寮思遠清操足澄濁俗矯矯之風實乎尙矣
雖思遠稱兵向闕史以叛書然湘東繼統之時有乖世及之序輔子
房以應子勛是亦不忘孝武之意事之不成實關天命不可與熙先
輩同日而語也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五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五終

七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六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四

巢父字弱翁先聖三十七代孫父如珪見兄子搃傳巢父少力學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唐肅宗至德元年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鍾賁民伍璘敗知名代宗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爲左衛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爲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爲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給事中爲河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兼御史大夫爲魏博宣慰使巢父辯而才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衆是時悅久不臣而下皆厭亂謹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爲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爾不早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爲劇賊豈不能爲功臣乎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謝焉數日田緒以失職

怨望因人情搖動遂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於巢父巢父卽以緒權知軍務紆其難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眾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譟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尙書左僕射諡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恤之

勛字英伯巢父兄子戢二十代孫也戢有傳戢次子溫諒唐時登進士爲左拾遺生績爲吉州軍事推官值黃巢之亂遂畱吉州新淦居焉績次子昌朋生瑄登南唐進士官至陵陽太守瑄第五子僑爲宋泉州安溪主簿生彧或單州防禦使兼淮南招討使生應求應求以學士承旨出知亳州貶郢州團練副使生少臻少臻遷居安山生職職新野尹生興宗興宗生湘湘生樞樞明經進士官至江陵太守生伯巽伯巽生從星勛高祖士倫從星長子也任惠州府同知曾祖思

極祖克德父希震勛明初以宋濂薦授行人奉使兩廣廣人德之爲立生祠丁母憂歸朝命三起終不應卒賜諭祭

述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於吾宗得二人焉乃一則生有榮名一則卒罹禍難豈亦有命存乎其閒邪然弱翁雖不得其死而抗節強藩持正義以觸羣不肖嗚呼偉哉千載猶有生氣矣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六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七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五

承恭字光祖先聖四十三代孫五世祖戡有傳高祖溫資唐太子少傅曾祖炁後人避宋太宗諱改爲照宋史作迴萊州刺史祖昌庶虞部郎中唐昭宗東遷舉族隨之遂占籍河南父莊爲晉右諫議大夫由戡至莊皆登進士第承恭莊之子也以門廕授祕書省正字歷溫安豐二縣主簿時王審琦節制壽春以承恭名家子奏攝節度推官府罷調補鄭州錄事參軍入爲大理寺丞獻官詞託意求進宋太祖怒其引喻非宜免所居官放歸田里太宗卽位以赦復授舊官時初權酒以承恭監西京酒麴歲增課六千萬遷大理正議獄平允擢庫部員外郎判大理少卿事遷屯田兵部二郎中同考校京朝官課第端拱三年下詔曰九寺三監國之羽儀制度聲名往往而在各有副貳率其司存品秩素高職任尤重郎吏遷授斯爲舊章比聞縉紳之

流頗以臺閣自許目爲散地甚無謂焉朕將振之自我而始其以兵部郎中孔承恭爲太常少卿魏羽爲祕書少監戶部郎中柴成務爲光祿少卿魏庠爲衛尉少卿張洎爲大僕少卿呂端爲大理少卿臧丙爲司農少卿袁廓爲鴻臚少卿工部郎中張雍爲太府少卿又以屯田郎中雷有終爲少府少監虞部郎中索湘爲將作少監時裴祚慎從吉宋雄先爲少卿皆改授東宮官又詔承恭與左散騎常侍徐鉉刊正道書俄以疾求解官且言早遊嵩少閒樂其風土願卜居焉帝詔見哀其羸瘠出御藥賜之授將作監致仕以其子玠同學究出身爲登封縣尉俾就祿養未果行而卒年六十二承恭少疎縱及長能折節自勵嘗上疏請令州縣長吏詢訪耆老求知民間疾苦吏治得失及舉令文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請詔京邑并諸州於要害處設木牌刻其字違者論如律帝皆爲行之尤奉佛多蔬食所得奉祿大半以飯僧嘗勸帝勿殺人又請於征戰地修寺及普度僧

尼人多言其迂闊云

公恂字宗文先聖五十八代孫高祖思睿有傳曾祖克全元淮安路教授祖希泰讀書知大義元末奉母避地不仕父信明永樂九年舉人公恂事繼母極孝景泰五年舉會試聞母疾不赴廷對帝以問禮部禮部具言其故特遣使召之日且午備試卷不及帝命翰林給以筆札登第卽丁母憂歸六年五十九代公薨妾江訴嗣公幼弱爲族人所侵詔遣禮部郎治喪公恂理家事天順元年授禮科給事中言論侃侃屢有建白奉勅賞邊宣布德意禁革侵漁人蒙實惠五年蘇州嘉定有滯獄未雪詔往勘之至卽白人皆服其明以此益有名七年大學士李賢言公恂大聖後贊善司馬恂宋大賢溫國公光後宜輔導太子帝喜同日拜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入語孝肅皇后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爲汝子傳孝肅后者憲宗生母方以皇貴妃有寵於是具冠服拜謝宮中傳以爲盛事云憲宗卽位改公恂大理左少卿

公恂言臣世儒家不通法律乃復少詹事成化二年上章言兵事諸武臣譁然給事中御史交章駁之下獄謫漢陽知府未至丁父憂三年大學士商輅請復建言得罪者官既服闋得復故秩尋陞南京詹事七年卒年五十九著集二十卷

述曰光祖以佞佛貽譏宗文則以言兵忤衆迂怪疎闊君子笑之然二人居官涖職亦非漫無表見者使舍其短而用其長亦未必盡空言無實者也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七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八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六

奮字君魚祖捷十三代褒成烈侯次子也官諸曹校尉父永漢平帝時爲侍中五官中郎將元始三年安漢公王莽奏立明堂辟廱使永與少府平晏義和劉歆常侍謁者孫遷等治之明年明堂成封永寧鄉侯食邑千戶後爲莽大司馬奮少從劉歆受左氏春秋精究其義歆自謂弗若也或訪經傳於歆歆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資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王莽之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地河西依大將軍竇融常爲上賓以從容論道爲事光武帝建武五年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眾人

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旣立節治尙仁
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
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
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
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
無所受旣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
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
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
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
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卻而擊之愈厲
遂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帝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
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
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稱爲清平後以病去官守

約鄉閭卒於家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能繼其業作左氏說
奕先聖二十四代孫父竺見兄子愉傳奕爲晉全椒令明察過人時
有遺以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
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奕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
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子倫羣倫官黃
門郎嘗注儀禮羣別有傳

賢字元亨父子歎三十三代襄聖侯次子也流寓寧陵賢幼端穎十
歲能文章初從姚崇授經及聞江夏李邕長於易往質疑難邕聞其
論大奇異之講論數日乃去後邕坐事賢遺書許昌男子孔璋璋爲
上書邕得減死論賢又與張說善說嘗曰說友多矣益說以善未
有如元亨者登進士第歷太子中舍深州刺史有惠愛政化大行或
以薦帝曰朕嘗遣使察吏吏多負我今賢能如此乎詔遷其官州民
合數百人詣闕懇留帝從其情特賜白金十斤衡水莊一區增給田

五頃以褒異之卒年五十九

昌寓字廣成先聖三十五代孫父德紹有傳唐貞觀中昌寓以對策高第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爲不置刺史爲政三年璽書褒美進膳部郎中子舜新唐書作祖舜爲監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馴於庭

端隱字子宣先聖四十八代孫父傳有傳端隱幼聰敏博極墳典成童卽以明經授博士弟子員年十八登宋紹興進士時徽欽二帝陷於金營當路者莫不逃竄端隱獨喟然曰讀聖賢書所作何事國家慘變聞者寒心凡稍知大義者咸思仗劔以從王事禮義由賢者出況吾孔氏子孫乎乃與宗族中義氣激昂者數十人俱至大元帥宗澤幕府請自效復召募豪傑扈從高宗南渡後爲江寧府觀察推官歷官十載著清白聲以愛民爲務士大夫莫敢干以私者卒於官百姓哀慕立碑以頌其德方其觀風至句容也愛青城山水之秀曰此

福地也吾百歲後其歸於是乎後因勸農復至句容而沒卽其地葬焉次子瑄更名靈畱句容守其墓

括字端中亦先聖四十八代孫居新淦父淑見族父滋傳括南宋初知淳安縣事廉介有守市號美醞曰淳安清時以此况之名聞行在所高宗題殿柱曰吏師孔括歲滿百姓畱之帝諭宰相曰可轉一官令再任終正議大夫知濠州軍事

元敬字忠卿先聖五十一代孫父肅有傳元敬少孤性篤孝比長奮志勵學不與庸常伍元世祖爲太子撫軍伐宋次於濮元敬甫弱冠往謁於軍門世祖奇之命從軍而南元既并宋辟江東宣慰司照磨改池州青陽縣尹時兵燹後官府草創箕斂不軌民往往避匿山谷間不敢出胥吏乘機疑喝傾覆其家產元敬至疏禁布誠節用薄賦令於邑曰有能徙城中者復之不期月市肆成聚政孚人和秩滿寓金陵江南行御史臺辟爲掾史不就中丞劉伯宣宣慰周伯英薦授

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照磨錄囚溫之平陽有冤繫累年不決者元敬察其誣得立釋東陽玉山羣寇峰起行臺欲招討議誰可使者僉曰非孔元敬不可元敬受命冒鋒鏑入其巢穴曉以禍福賊衆股栗會大軍繼至諸校爭首功欲盡殲焉元敬爲籍其渠魁誅之脅從無辜者數萬人悉縱還鄉井調福建閩海道照磨尋陞邵武路經歷府有大獄吏文致具案元敬原情破之主者不能決兩讞上之朝廷從元敬擬他日復有疑獄元敬語主吏曰於法當如是及獄成卒無不如元敬擬者一時服其平允後以興化路經歷致仕歸元敬生平以纂述祖德爲事徵求文獻撰成素王世紀十二卷年七十卒

克慧字慧元先聖五十五代孫居廣州高祖元演有傳元演生之邈之邈生汶汶生思儒思齊思齊官至福建市舶提舉所至有聲生克慧以兄思儒無子命克慧爲思儒嗣克慧年十八登元仁宗延祐五年進士授寧化尹尋擢撫州同知時催科政急克慧專以撫字爲務

愛民興學戶口倍增臨川吳澄素負重望不爲當事屈獨就見克慧爲莫逆交時人以徐穉陳蕃爲比任滿考最陞浙江行中書省參議兵戈以來公私交困克慧條上墾屯田謹鹽政集游民等十四事奏之皆見施行遷陝西路廉訪副使秉持風紀不避權貴貪墨不法者皆望風避去致仕歸士民建祠祀之著德臺集奏疏歷官紀歸田錄等書

彥祿字朝庸先聖五十九代孫祖謨有傳父公郁以捐粟賑淮南饑授承事郎彥祿幼讀書日記萬言明成化五年舉於鄉授河南裕州知州裕州當西南之衝商賈流寓過土著之半先是有豪猾結黨橫行民受其害不可制彥祿初下車卽縛其渠魁置之法餘皆聞風遁去民乃得安又禁游手務農桑興學設教境遂大治年四十六卒於官裕民爲之罷市巷哭吏民百餘人共扶櫬還曲阜號哭而去聞定字知止先聖六十二代孫六世祖希敬見世職知縣燮傳希敬

長子諱爲英山縣丞生公紹公紹生彥珮彥珮三氏學學錄生承茹承茹明魯王府紀善生宏典宏典德州學正聞定其長子也爲宣化府西路通判有惠政民愛戴之尋陞四川鹽課司提舉百姓遮道哭畱事聞於朝得以陞銜畱任後以親老致仕歸

貞瑄字用六先聖六十三代孫六世祖謬有傳謬第三子公忱生彥絳彥絳生承亮承亮開封府教授生宏霑宏霑生聞商貞瑄聞商子也究心經史精算法韻學中順治十八年會試副榜授泰安學正陞雲南大姚知縣滇省鹽法壅滯前明定以按丁派食之法兵火以後丁亡額闕民不能償貞瑄乃請減之民困以息又境有前明黔國公勳莊被土酋所占上官受賄復主之貞瑄不勝憤爲力爭於上不得遂罷去歸構聊園以自樂著聊園文集詩略操縵新說大成樂律全書滇記黔記泰山紀勝縮地歌等書年八十三卒

尙鉞字震之先聖六十四代孫祖聞禮有傳父貞坤尙鉞明天啓四

年舉人會試不第三上疏陳時事不報崇禎十三年選授陝西鳳翔知縣時流賊蹂躪中原關陝殘破尙鉞單車赴任撫瘡痍之眾而安戢之民困少蘇陞鳳翔府同知會督帥馬士英擬用其私人傅夢弼漕撫路振飛乃奏尙鉞別補山清河移同知尋致仕歸卒於家其宰鳳翔也修五丈原諸葛祠慨然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微斯人吾誰與歸其後邑人思之遂以配食武侯焉

尙銑字昭之亦先聖六十四代孫父貞堪有傳尙銑少以廬墓舉孝行貢入太學授博平教諭遷蔚縣令縣故有水患尙銑爲築堤以禦民離昏墊之苦而復便轉輸至今稱利焉

尙惇字德允亦先聖六十四代孫祖聞籍有傳父貞摺尙惇醇朴廉靜居家以孝友稱康熙十七年舉於鄉授陝西同官知縣時

王師征伐西夷遠踰大漠輓運軍需人多憚其寒苦尙惇獨毅然往上官憐其賢勞令同僚助以金辭不受居官九載家無餘財聞者稱爲

廉吏云

興詢字爰咨先聖六十六代孫祖尙鏡尙鉞弟也父衍淳曲阜知縣加東昌府通判興詢以陪祀恩貢授雲南麗江府通判麗江處滇西北鄙密邇土番明初置軍民府世以土酋木氏知府事其民椎魯不知學喜人怒獸時出攻殺爲患而流官通判其地者又率以聞曹不任事故其俗益敝興詢至力以變化風俗爲己任因仿文翁治蜀之法乃請建文廟闢學舍置師儒集流寓之士日與講明先王之道由是其俗漸化陞貴州定番知州以疾歸卒於家

述曰昔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旨哉斯言然太守承流布化而縣令尤爲親民之官右自君魚以下或爲守或爲令類能興化致治克稱厥職者抑吾聞之明者多察察則苛以奕之聰察而能使民畏若考妣焉不尤善用其明者與再昌寓考宋人趙明誠金石錄有

孔昌寓碑載其世系云宣尼父三十六世孫也十四世祖潛吳侍中
生晉豫章太守竺竺生大尙書冲冲生大司農侃侃生祕書監滔滔
生江夏太守俟俟生宋尙書左丞幼幼生尙書右丞遙之遙之生中
書侍郎畢畢生齊散騎常侍珮珮生梁侍中休源休源生陳黃門侍
郎宗範宗範生陳散騎常侍伯魚伯魚生隋祕書正字德紹德紹生
昌寓今家譜列昌寓於三十五代其父德紹祖伯魯曾祖宗範高祖
休源五世祖珮皆與碑合惟魚魯字小有訛舛至珮直以爲遙之之
子而無中書侍郎畢一代則與碑異又其上世十三世祖潛生竺竺
生冲冲生侃亦與碑合至侃則謂侃生散騎常侍坦坦生散騎常侍
混混子失考孫遙之又與碑異譜內有名滔者在二十九代乃齊散
騎常侍景偉子仕梁爲海鹽令非晉時人官亦非祕書監有爲江夏
太守名俟者在二十七代乃餘不亭侯愉之孫平越中郎將汪之子
其子名祐隱於四明並非滔之子其子亦無名幼爲尙書左丞者其

中孰爲錯誤茫茫千載竟不可辨按梁書及南史休源傳皆云冲之八世孫曾祖遙之父珮則珮爲遙之之孫非遙之之子與碑相合似乎其誤在譜但譜傳已久歷世相承又未可執一據而妄改茲考於休源德紹昌寓諸傳世次仍依譜爲斷而附敘碑與譜之互異者於此以見考古者傳信之非易也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九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七

宙字季將先聖十九代孫六世祖黃見太常蓼侯臧傳黃子及孫失考其曾孫尙爲鉅鹿太守生疇疇爲陳相生賢賢生三子長卽宙次翊字元世次彪字元上宙治嚴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官至太山都尉翊舉孝廉爲御史中牟令拜尙書彪舉孝廉拜尙書侍郎轉治書御史出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以病辭官

述曰右兄弟三人皆一時良吏而史冊不登鮮有能舉其事者其可徵者僅墓碑而已宙彪兩碑今移置祖廟中以歷世久遠字漸剝蝕又摹搨者多漫漶更甚至延平元年孔翊碑考祖庭廣記已云缺失不可讀今并其石亦不可復見矣嗚呼三君之治績其遂將泯沒於斯乎故考諸貞石參以字書就其可知者載其文如左季將墓碑曰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少習家訓

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閭閻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遴舉孝廉
除郎中都昌長祗傳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
故能興朴於彫幣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
黔首猾夏不治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以文修之旬月之
閒莫不解甲服罪田稭田峻喜於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
於樂崩復長幼於酬酢稭稭會遭篤病告困致仕得從所好年
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疾疾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
則窀穸不華明器不設凡百叩高述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
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其辭曰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
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閭是是虔夙夜在在公明明乃綏二縣
黎儀以康於變時靡撫茲岱方帥彼凶人覆南南畝孔饁山有
夷行豐年多黍稱彼兕觥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疾乃乃委其榮
忠告慇勤屢省乃聽恭儉自終蓋不隲生播高譽沒垂令名永矢

不刊億載揚聲延熹七年七月戊造元上墓碑曰君諱彪字元上
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帥禮不
爽好惡不愆考衷度衷修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
外瞻焉汜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乃翻爾束帶
弘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
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畱宿遷未
出京師遭大君泣踰皐魚喪過乎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拜尚
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薦可黜否日恪位佇所在祇
肅拜治書御史膺皐陶之廉恕用旣平
博陵太守郡阻山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賊劉曼張丙
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五教削四凶以勝殘
乃爰尙桓桓拊馬蠲害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
施憲每合天心之所惡不强人義之所欲不姓樂政

而歸於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太守舉此

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太和海內歸公卿之任矣

勞而不伐有實若虛固執謙需病解官

孝竭

彈琴擊磬

之味而不改其靜上帝裴謚天秩未究將據

師輔之紀之綱而疾

流乃碩乃

世建寧四年月辛

哀哉魂神超邁家兮冥冥遺孤忉絕于嗟想形

哀念不

欲生羣臣號咷靡所復逞夫逝往不可追兮

識惟君之軌

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撥肴穀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讚

所見於時頌

是故吏

王沛等伏信好古敢詠顯乃

刊斯石欽銘洪基昭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穆穆孔君大聖之胄

惇懿允元叡其元秀惟嶽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亮彼克

王道辨物居方

也

名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

化

成

猗歟進賢

庭

乃

之翰先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憤惻
當享眉耆莫匪爾極邈不意悲兮息漫漫
庶幾復容乎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惟我君績
表於丹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于以慰靈右博陵太守碑
內云彪潁川君之元子也考家譜以彪爲賢之季子賢亦不載官潁
川事歷世久遠無可考證不敢妄改譜牒姑識其互異者於此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九終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八

靖字季恭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行先聖二十七代孫也居會稽父闇見祖餘不亭侯愉傳靖始察郡孝廉功曹吏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晉安帝隆安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初劉裕以參軍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靖宅靖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旣而失之遽出適見裕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託於是曲意禮接贈給甚厚裕後討孫恩時桓元篡形已著裕欲於山陰建義討之靖以爲山陰去京邑路遠且元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釁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尅裕亦以爲然旣定桓元以靖爲會稽內史靖到任務存治實敕止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寇盜衰止境內肅清徵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不拜尋除侍中領本國中正徙琅邪王大

司馬司馬尋出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靖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尙書右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內史修飭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尙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是歲劉裕北伐靖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後將軍從平關洛裕爲相國又隨府遷宋臺初建命以爲尙書令散騎常侍又讓不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裕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裕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宋武帝永初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四生靈符靈運道穰坐歷位侍中會稽太守坐小弟駕部郎道穰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坐一本作坐與道穰二人皆見宋書家譜失載但字典無坐坐字考南史有吳興太守孔山士恐坐坐皆山士之訛靈運官著作

郎

靈符宋文帝元嘉末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尙書吏部郎孝武帝大明初自侍中爲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入爲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鄞三縣界墾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尙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尙書王瓚之顧覲之顏師伯嗣湘東王或議曰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臯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旣完畬功自息宜募亡叛通卹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敬邨顧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鄞等三縣

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所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元謨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卽新糧種俱闕習之旣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帝違眾議從其徙民並成良業靈符自丹陽出爲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以免官後復舊官又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靈符慙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修理前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構遣使鞭殺之明帝卽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二子湛之淵之於都賜死淵之南史作深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

琇之著作郎靈運子也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
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
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
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
軍兼少府遷驍騎將軍少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西昌侯蕭鸞冠軍
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
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
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
太守治稱清嚴蕭鸞輔政防制諸藩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
之爲寧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欲令殺晉熙
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卒

延之字長源先聖四十六代孫居新淦高祖瑄見明行人勛傳曾祖
倩祖質父中正延之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隴上夜然松明繼之學

藝大成宋仁宗慶歷二年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欽州軍事推官
四年廣西蠻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安撫杜杞討平之延之策
畫居多杞書奏謀議皆延之屬橐遷監杭州龍山稅知洪州新建縣
又知筠州新昌縣還朝會開封界中治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尹奏可
罷御史與尹爭不決詔延之按視延之言費已鉅成之猶有小利詔
從之尋知封州卽用爲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所更置五十五事
弛役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延之爭以爲無益乃不果城遷本路轉
運判官以母老辭不許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糴於民歲至六百萬
石程督與租稅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延之計歲糴二十萬
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糴於民初農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
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戶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延之使復其故廉
欽雷三州蠶戶以採珠爲富人所役屬延之奪使自爲業者六百家
皆定著令交趾使來桂州陰齎貨爲市須負重三千人延之止不與

使由此不數至雷州並海守方倪爲不善官屬共告之倪要奪其書
悉收官屬并其孥繫獄晝夜榜笞軍事推官呂潛以瘐死延之馳至
取倪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瘐死人謹叫感泣
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卽爲本路轉運使罷鼎州六寨歲
戍土丁千餘人提點刑獄言溪洞南江宜麻稻有黃金丹砂之產遣
人諭禍福以兵勢隨之可坐而取也延之奏不可乃止召以爲開封
府判官以母老辭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宣州未至言者
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宣州而課法以歲滿爲率歲終越之
鹽課應法乃以爲權管勾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延之自欽州九遷至
尙書司封郎中賜緋魚服尋出知潤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一延之氣
仁色溫言若不能出口及見義慷慨辨且強也方微時已剗切上官
老益自強不以齟齬易意事母孝持己約與人交盡其義家食不足
而俸錢常以聚書至老讀書未嘗一日廢工於爲文有文集二十卷

子七康仲文仲武仲平仲和仲義仲南仲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當時以爲盛文仲武仲平仲自有傳和仲五舉進士義仲南仲並以廕補太廟齊郎

傳原名若古字世文先聖四十七代孫祖道輔有傳父舜亮將作監丞知仙源縣事傳博極羣書尤精易學操行介潔不爲利誘勢怵宋建炎中隨宗子端友南渡居於衢紹興二年知邠州鋤强扶貧民咸畏服移知陝州以平鼎澧寇功進秩改撫州會建昌卒閔傳單車馳至諭以禍福一軍帖然進續白氏六帖文樞要記書送祕省晚號杉溪有杉溪集及孔子編年東家雜記等書官至中散大夫贈中大夫年七十五卒

公才字義文先聖五十八代孫父諶見世職知縣聞簡傳公才諶第三子也明成化十九年舉於鄉初知江都縣正德二年內擢兵部車駕司主事時劉瑾竊政百僚承順意旨綱紀大壞公才恥隨眾俯仰

自請外補改大名府通判尋知和州九年流賊入境州將閉城自衛公才厲聲曰如此其如城外生靈何乃疾令開門放男女數萬人以入又率民兵捍禦之境內宴然民爲立生祠祀之明年陞山西按察使僉事兼理大同兵備大同越處關外時有虜患仕者多詭避其地公才受命卽赴至則繕城隍飭武備屹然稱北門鎖鑰朝廷錄邊功多優賜後致仕歸年七十六卒於家

彥綸字朝音先聖五十九代孫居句容七世祖學孝見明大學士貞運傳學孝第三子世洪世洪生思學思學生克文克文生希政希政生文知文知生公鎮公鎮生彥綸彥綸景泰元年舉人爲台州通判正直廉介吏民畏而懷之擢吏部文選司郎中未行卒祀台州名宦祠

尙則字儀之先聖六十四代孫八世祖希大見克欽傳希大生詩詩長子公鏞明永樂十五年舉人生彥綸彥綸生承沂承沂林廟舉事

生宏樞宏樞生聞耀聞耀生貞遇貞遇善鼓琴著有琴譜尙則其次子也少有膽氣崇禎十三年成進士知河南洛陽縣時流寇充斥當事者尙無馭之術賊陽就招安而仍肆出攻掠尙則勦撫兼施縣境盜勢稍戢先是賊陷河南有竊福藩寶玩者有司利其貨悉意窮究胥吏以是導之尙則曰吾聞君子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患網利以蓄怨吾不爲也悉置不問太守郭某忌之誣以疾遂解職歸起補全椒縣全椒地瘠民貧逋逃者衆其賦役復累及鄉里代償民不堪命官亦以催科不力獲譴者相望尙則力爲請於上官得少汰其賦額有魏國公家奴犯法尙則械治之不少貸曰吾爲朝廷司牧知有法耳於是一郡股票用巡按御史王雷臣薦擢刑部主事尋由員外遷郎中侍郎解某雅重之嘗語僚屬曰深文者苛之屬也意思者忍之屬也如孔君者吾知免矣尋解組歸卒於家年五十九

述曰昔子太叔繼子產爲政不忍猛而寬鄭遂多盜至於盡殺乃止

夫清靜簡厚優柔而移易之此興道致治之世所爲也若夫民俗彫
敝姦軌蠱生則有非精明武健不爲功者故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右自季恭以下類皆明習文法英毅強幹能
以威成其愛者故卒生有榮號沒見奉祀類而紀之以見循良之吏
之未可以一格論也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一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九

德紹先聖三十四代孫居會稽祖宗範見高祖休源傳父伯魯陳散騎常侍德紹隋祕書省正字景城縣丞後事竇建德爲中書侍郎嘗草檄毀唐太宗及建德滅帝執德紹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邪命壯士摔投樓下死

宗旦先聖四十五代孫祖晃中興祖第三子也爲兗州參軍父延齡以宋眞宗幸魯恩賜同學究出身宗旦爲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反時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卽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旣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與都監張立成俱被害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始宗旦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尙同等四人爲監司耳目號爲四瞠人多惡

之其後立節如此

文甫先聖五十一代孫十世祖唐散騎常侍昌弼見父緯傳昌弼當唐末朱溫之亂依嶺南節度使徐彥若避地南雄生葆葆生承休承休居廣州不能自存當事者念其高祖歿昔鎮嶺南有惠政乃以廣恩館廢寺田贍之生繼明繼明長子維翰生愈愈生家修家修生茂嵩茂嵩宋高祖時爲刺史生伯鼎伯鼎孝宗時爲中書舍人長子德超生文甫文甫長八尺餘能挽三石弓居廣東高明縣以勇力聞郡邑閒嘉熙中邑有寇警守令檄使捍賊文甫挺身赴鬪所向克捷以功授都巡檢使後賊又統二千人至文甫與戰尖岡自午至暮所擊殺者數百人斬一渠帥繼而賊衆大集團之數重文甫馬蹢遂被害朝廷憫之錄其子孫世爲校尉

檜字廷植先聖五十三代孫居新淦十二世祖昌朋見行人勛傳昌朋第三子玳登南唐進士官至著作郎生俸俸五舉進士登科爲撫

州民曹參軍生糖糖第五子安仁五舉進士生仲達仲達生汶汶五舉進士爲常德府錄事參軍生倬倬生彬彬生世隆世隆爲通事舍人生三益三益生鼎一檜鼎一次子也仕元爲邵武府經歷仗義死節贈承直郎濟寧府總管

承浦先聖六十代孫曾祖詩見明刑部郎中尙則傳祖公鑽詩第三子也父彥纓明正德六年流賊劉七犯闕里承浦抗義拒賊爲賊所害妻王氏并死之

聞籍字知史先聖六十二代孫世職知縣聞簡弟也明天啓五年成進士授行人故事行人使藩府必有餽餉使客復不勝需索習以爲常聞籍奉使諭祭榮藩再諭祭淮藩悉謝卻之秩滿遷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陞本司郎中出爲陝西按察僉事西寧兵備道西寧當承平日久邊備廢弛滑夷奸賈闌出塞外恣爲奸利疆吏知而弗問且因而漁獵之疆事用大壞聞籍至申約束嚴關禁平馬價闌出入者

有禁邊境大治踰年遷參議移治商維未之任察罕寇甘州聞籍奉檄護將士禦敵與戰大捷寇遁去督臣上其績且畱鎮西寧會新差內臣移駐鎮海堡市馬偵知番商馬安邦有善馬令參將白某以計取之而滅其直安邦素以俠結城中大族椎埋爲奸至是恚甚欲執內臣而甘心焉內臣懼奔還西寧謀勒兵誅之安邦遂嘯聚亡命外結西夷執白參將犯西寧副總兵莫與京禦之所將卒多賊親故無鬪志遂敗績而賊黨劉監生等因乘亂攻殺內臣開門爲內應聞籍見事不可爲積薪戶外謂其妻曰我國之藩臣誓與城同存亡爾輩亦義不可辱賊手遂與妻朱氏媳顏氏及二女俱投火中死聞籍死後三日安邦等亦伏誅初安邦嘗以事繫獄聞籍笞之數十及陷西寧得聞籍子善視之其德孚於人如此事平贈光祿寺少卿

貞璞字用琢先聖六十三代孫十世祖淑見元太常禮儀院判思逮傳淑第五子思永東平路同知思永生克康克康元太常禮儀院太

祝生希遠希遠明兗州府通判生語語生公鉅公鉅生彥平彥平生承錫承錫生宏端宏端生聞相貞璞聞相子也知河南伊陽縣流寇犯境貞璞竭力捍禦城破不屈死之祀於鄉貞璞之殉難也長子尙和聞難奔往并遇害次子尙穆負骸骨以歸

貞度字宏甫亦先聖六十三代孫二十五世祖歿有傳歿長子溫質唐時爲四門博士其長子絢懿宗咸通二年進士及第僖宗乾符三年爲丹陽令卒於官值兵亂子昌言幼不克歸遂家於丹陽昌言生子芳爲校書郎芳生維乾以九經及第爲國子博士校定五經義疏維乾生清舉進士爲兗州參軍清生簡之簡之生宗本宗本生若晉若晉生端方端方生璇璇生標標居合肥生元啓元啓生萬福萬福生泮泮生思亨思亨生克用克用生希政希政從明太祖取建業平陳友諒又從大將軍廖永忠平廣東以功授總旗調守清遠因家焉生伯英伯英以總旗從征交趾陣亡生公祥公祥長子彥禮次子彥

義彥禮生承平承平次子煦湖廣衡州府學教授生聞鵬聞鵬萬歷中官淮安府同知治河有德政民生祀之生貞度貞度爲光祿寺大官署署丞子五尙友尙賢尙忠尙芳尙勳

本朝順治四年九月城陷全家死節時同宗殉節者又有貞復尙爵尙賡尙恭衍栻及衍栻之二子凡七人貞復父聞麟煦長子尙爵卽貞復次子尙賡父貞亨祖聞行曾祖宏晨高祖承章承章彥義子也尙恭父貞本聞行第三子衍栻原名熙父尙聖祖貞元曾祖聞詩高祖宏晃宏晃承章子也衍栻二子失名

衍儁字仲升五世祖承澤五十九代衍聖公第三子也高祖宏性曾祖聞聰南城兵馬司指揮祖貞樛海州知州父尙曄衍儁尙曄次子也明末爲諸生值流寇逼城勇往禦敵被執不屈死之

興聖六世祖承源五十九代衍聖公第四子也承源生宏憲宏憲生聞傑聞傑生貞光貞光生尙書尙書生衍楷與聖衍楷子也明末爲

諸生聞闖賊陷北京莊烈帝殉國乃佯狂哭泣痛不欲生踰年闖戶自經死弟興燦亦諸生闖賊遣僞將軍郭升猷兗州至曲阜晉謁聖廟興燦瞋目大罵被執不屈升終以其義而釋之

述曰汾敘家傳才百餘人而於死節之士得二十三焉嗚呼何其多也夫士之輕身以趣義者雖曰所性固然要亦詩書禮樂之教優柔而饜飫之故能見危不避慷慨捐生用以激厲頽頑耀名竹冊世澤之感蓋有本焉昔陳琳草檄罵曹操已卽爲操草檄德紹文譽不及孔璋而大吠非主之對視俯首乞謝者猶有生氣若太宗容物之量則又出曹操下矣